

# 缺少回忆的烟盒太寂寞

□ 新华

“光荣”、“团结”、“南京”、“茶花”、“玫瑰”……靳国忠一听到这些名词,即便是古稀之年的他也会像孩童般雀跃起来。“烟盒,这是烟盒的名称嘛。”不会抽烟,却却是烟盒的忠实“粉丝”,各种各样的烟盒,70岁的靳国忠已经收集了有300多个。民国时期的,海外各国的……其实,对他来说收集烟盒不为什么,用他的话说:“缺少回忆的烟盒,太寂寞了。”

## 收集烟盒,是“捡来”的爱好

“小的时候我喜欢上了烟盒上面精美的图案,鲜艳的颜色让我看到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靳国忠只有七八岁。他和同龄的孩子们只能呆在家里,或到大街上捡废弃物来当自己的玩具。“小伙伴喜欢捡一些糖纸、火柴盒之类的东西,而我却喜欢上了烟盒上面印着的各种图案,就像一幅幅连环画,很有趣。”靳国忠说。

那个时候的他,并不懂得收藏的概念,只知道把捡回家的烟盒拼成图

案,或是拿着这些烟盒上的图案问大人是什么。在和小伙伴玩耍的时候就会把烟盒拿出来展示一番并配上自己绘声绘色的描述。久而久之,靳国忠也因为烟盒成为玩伴中的“小头目”,这让他很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一直驱使着我坚持去捡烟盒。”谈到这种成就感,靳国忠脸上又露出了孩童般调皮的笑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昆明巡津街邮政局一带曾是古玩、奇珍异宝聚集的广场。靳国忠也喜欢在这一带溜达,只要看到有价值的古玩或者各种新奇的东西都会通通收入囊中,其中烟盒是他长期收集的目标。拿着民国时期的“三炮台”,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将军”牌烟盒牵线,让他觅得知音“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老纪那几个老头了。”靳国忠的家里,一间十多平米的藏品房,里面摆放着他收集的各类物品,而占据这间房子大部分空间的是烟盒。满满一箱,共300多个,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款式、不同品牌的烟盒。

最近,他把一些收藏价值不高的烟盒拿来制作成“小玩意”。二三十个

烟盒组成一个望远镜,或是把这些烟盒拆开叠成一个“延安宝塔”形状……“其实这些想法都是来自老纪那几个老头。”说起老纪他们五个“烟盒友”,靳国忠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

1995年,已经退休的靳国忠做起了地摊“生意”,每逢周末,他就把收集到的重复的烟盒拿到建设路、小西门等地方卖。而作为当时新兴行业的卖烟盒,没有人理解烟盒里到底藏着什么价值。接连一两个月,他一个烟盒也卖不出去。当年8月的一个周末,靳国忠回家的途中,老纪出现了。“有没有‘将军’牌的烟盒。”靳国忠因老纪的问话愣住了:“老纪和我一样懂得烟盒的价值。”

老纪全名叫纪家成,是云南一所高校退休的历史教授。“当时看到老靳在卖烟盒,就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我知道他不是为钱。”老纪说,“当时就想认识老靳,所以故意问有没有‘将军’牌烟盒。”

## 心愿:联合“烟盒友”开烟盒展

“蝶花”、“握手”、“皇宫”、“飞仙”、“奔月”,他们俩收集的烟盒各种



各样,有以地名命名的,如“南京”、“青岛”、“杭州”、“天津”,还有以花命名的,如“茶花”、“玫瑰”、“腊梅”等。自从他们认识之后,每周都会聚一聚或是相互交换着收藏。这一次,也是靳国忠带着他最近用烟盒制作的“小玩意”给老纪看。

有一次老纪去靳国忠家时,发现靳国忠把一些重复的又没有价值的烟盒乱堆在一起,他就建议把这些烟盒制作成不同的玩意。第一次他们俩就做了一个“宝塔”。

多年对烟盒的喜爱,让他和老纪都有了一个“怪癖”——逛街就喜欢往地上瞅,寻找烟盒。因为对烟盒的热爱,他和老纪还真练出了一双火眼

金睛,就算烟盒背面朝上,他也能认出是什么牌子的烟盒。“许多烟标,如今看来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老纪说,加上有的烟卖一段时间就没了,这让他收集起来就艰难得多。

他和老纪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联合“烟盒友”开一次烟盒展。有很多人问他,人家收集邮票、钱币可以升值,收集烟盒又不升值,那有什么用?“其实这是一种最原始的热爱付出,收集过程中的快乐是任何人都难以理解的,缺少回忆的烟盒,太寂寞了。就像小时候,在车来人往的闹事路口捡起一个破旧但自己缺少的烟盒一样,那就是莫大的满足和幸福。”

## 父亲的烟草情

□ 徐仁禄

岁月如梭,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但对父亲的思念一直深深埋在心里,只是不愿表现出来。每当在大街上看到和父亲年龄相仿的老年人时,心中便会涌出一股对父亲的思念,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父亲退休之前是一个县级烟草专卖局的局长,他领导工作经验丰富,在任职期间清正廉洁,工作认真负责,处处以身作则,每天最早上班,最迟下班,父亲自我要求严格,在干部职工中威信高,印象最深是他到快退休的时候,都还亲自带领员工在卷烟仓库装卸烟。

凡是同父亲一起工作的人,都觉得他很严肃,对工作要求很严,在员工眼里,父亲是一位严厉的局长。父亲在茶余饭后经常向我们谈起烟草公司的发展情况,成立之初,全靠贷款经营卷烟业务,租房屋营业办公,租仓库储存卷烟,当时卷烟装卸和防霉工作都是干部职工自己动手干,硬是靠全体员工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才把卷烟购、销、调、存业务盘活起来,从而及时有效地满足了全县卷烟市场的消费需求。在九十年代初,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曾经要求农民种植烟叶,父亲作为县烟草局局长,深入基层和烟农打成一片。在那烟叶收购的季节,炎热酷暑,他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几个烟叶收购站之间,就连生病也不休息。父亲却从无怨言,从不懈怠。

我们当时不理解父亲对烟草的这份执着,在心里也曾埋怨过,认为没有必要这样拼命。父亲内心深处有着深厚的烟草情结,退休后依旧未变,还在不时关注烟草的时事新闻,逢年过节回老家看到父亲时,他问得最多的还是烟草行业的事,关心烟草行业的发展状况。他常说,我们吃的是烟米饭,就是要关注烟草、热爱烟草。父亲在世时表面上对我们子女很严厉,经常训斥我们,实际上都是为我们好。记得我当初退伍分配到县烟草公司从事财务会计工作时,在父亲敬业精神的感召下,我边干边学,通过参加成人高考进入学校学习深造,丰富了自己的知识水平,驾驭工作的能力增强了,为人处事也变得成熟多了;后来我被调到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工作,通过公开竞聘走上了中层管理岗位。父亲的形象正是千万烟农的缩影,今天,我在这里追思父亲的奋斗足迹,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激励和鞭策自己,努力干好本职工作,爱岗敬业,求实奉献,为烟草行业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 温哥华

“女性吸烟,是因为它对她们意味颇多。它赋予女性力量。”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著名教授、历史学者雪伦·安妮·库克说。她著有《性、谎言和卷烟》一书,该书探究了1880年至2000年间加拿大妇女与烟草及流行文化的关系。

“这种关系很复杂,绝不是烟草公司做广告、诱惑妇女成为一种易成瘾产品的消费者那么简单。一个多世纪以来,妇女们用这种产品来改变其不断变化的个性。”从未吸过一口烟的库克这么认为。

女性把卷烟作为一种社交货币,不断借入、借出。这其中涉及姿态和立场。一个吸烟的女人可以用她的手来做出戏剧性的姿势,或者捏起烟卷靠近自己的脸,作为一个标志性动作。

卷烟允许女性来表达一种反叛,旨在引起工作场所某个男子的注意。

“来支好彩,以代糖果。”1928年好彩卷烟的广告如是说。好彩是美国

## 加拿大女性与烟草的故事

当时卖得最好的卷烟。这则广告并非挖其他卷烟品牌的墙角,而是满足需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卷烟以“细”、“淡”、“苗条”作为卖点。

吸烟的女人可能是位艺术家、一个反传统者,或者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准备或者表示能够在男人主导的世界里取得成功。“这是一种表演,让自己看起来很酷。”库克说。

如今,在加拿大,年轻女性仍是最忠实的烟民。来自“健康加拿大”组织2009年的数据显示,在20岁至24岁的女性中,有926%的人每天吸烟。全加拿大共有260万女性吸烟者,而男性吸烟者的数量为310万人。

库克相信,研究女性吸烟历史有助于找到有效控烟的线索。比如,加拿大女性第一次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为13岁。著名歌手琼尼·米歇尔回忆说,她很年轻时有时会是一群女孩偷吸之后,感到反胃、干呕,发誓再也不碰卷烟了,而米歇尔却迷上了吸烟。

“我吸了一口,感觉潇洒极了。”希拉·韦勒在电影《我们这样的女孩》里引用米歇尔的话说。

一个世纪前,第一次女权浪潮在反对烟草的同时,也反对酒水,并争

取女性投票权。库克对女性改变对吸烟的态度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将其作为她在研究戒酒运动和妇女基督教戒酒协会中的一个子课题。妇女基督教戒酒协会敦促人们远离烟草和酒的生活。

“她们是非常早就警告人们吸烟有害的一群人。”库克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妇女失去了对运动的控制权。不过几十年后,她们又被吸烟文化所吸引。

在20世纪30年代,广告牌上衣衫单薄的着火女郎常手拿或嘴叼卷烟,这不仅能诱导男性吸烟,也吸引众多女性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照片上有这样的场景:在军工厂工作的女性正吞云吐雾。维多利亚·福斯特,以“布朗机枪女郎”的名为人熟知,她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中,她边工作边若无其事地吸着烟。这张照片向人们传递出:官方对女性做男性工作性感形象的认可。

女权主义作家朱迪·丽贝克于1964年进入麦吉尔大学学习,大约一年后开始吸烟。早年她并不想吸烟,因为她的父母都是烟民,而她不想和母亲有什么共同爱好。“凡是她做的事,我都不想去。”丽贝克说。

在这一时期,丽贝克并未像她母亲那代人那样,将吸烟作为反叛父母

的宣言。她也不认为吸烟是一种女权声明或者一种性感行为。“我们都吸烟,男的女的都吸。”她说,“你不吸,就很另类。”尽管认识到吸烟的危害了,但这并未让她们丢掉烟卷。“在上世纪60年代,什么对我们不好,我们偏要做什么。”丽贝克说,“我们对自我有种悲剧革命的憧憬。”

尽管在当时吸烟被认为不入流,但它仍是中产阶级的一种习惯。库克说,女性吸烟率的下降远慢于男性。“许多中产阶级女孩偷偷吸烟。”库克估计,教育机构70%的大学生是女性,她们中很大一部分会吸烟,特别是在考试等压力大的时候。如果忽视吸烟能够让女孩们获得社交优势和短暂愉悦这一事实,那么,灌輸的反烟信息对年轻女孩来说并不可信。

“这就是历史的妙用。”库克说,人们有必要去研究为何存在这么强的文化吸引力。简单地告诉年轻女性吸烟会让人短命,这将难以取信于她们。

“现在的反烟运动和19世纪90年代的一样,考虑欠周。”库克说,“我认为,这是令人震惊的。孩子们嘲笑这种反烟运动,并因此而嘲笑我们。她们从不相信自己会像反烟斗士巴伯·塔鲍克斯那样42岁就早逝。”

## 我所经历的卷烟经营变革

□ 田书敏 吴建辉

我叫田书敏,家住河北省无极县,经营卷烟已经33年了。33年里,我所经历的经营模式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变化,每次都是一种进步。我觉得,如今的卷烟经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舒心,效益都好。

我是1979年冬天开始个体经营的。1979年秋,县里号召个体经营、发家致富。喜欢闯荡的我和老伴东借西借地凑了几百元钱,把家里一辆农用手推车改造成售货车,卖起了烟酒糖茶。

当时,整个无极县私营烟酒糖茶的只有两家,其他都是供销社或百货公司等国营企业。我一开始是从食品公司购进卷烟,后来又从烟酒蔬菜公司。起初几年里,卷烟货源比较紧缺,实行限量供应。那个时期的卷烟小包装分精装、简装,有锡箔包装纸的称精装,没有锡箔包装纸、油性纸包装的称简装。小包、条包几乎都是软包的,不注意就散了。卷烟质量也不行,不少品牌有吸食灭火、口感不佳等问题。品牌也不多,只有10来个,主要是石家庄卷烟厂(今河北白沙烟草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有时也能批发到几包上海产的“凤凰”和天津产的“恒大”这样的稀有牌

号。

进到货后,不管什么品牌,也不论是精装还是简装,用不了几天就卖完了。经常有些老顾客提前给我打招呼,让来了烟之后给他们留下几包。最让我头疼的是春节前的婚事高峰期,许多人都让我给他们积攒卷烟,由于货太少,经常因拿不出烟得罪人。由于货源紧,那一个月卖几十条烟,赚个十几块钱就很不错了。

1983年,我租了个门头,将烟酒糖茶从手推车上搬到屋里经营。也就是从那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卷烟的外地品种、数量开始增多,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见。记得有河南、湖南、湖北等省份的,像“喜梅”、“芒果”、“芙蓉”、“银象”、“红嘴鸟”等,只要觉得能卖,我都进些来试试。那时候,卷烟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无嘴卷烟逐步被有嘴卷烟所代替,条包外面大多都附了塑料纸,不会出现散条的问题了,后来又出现了小包翻盖、条包硬装。

不缺货了,但另外一种烦恼来了,那就是价格的混乱。

有一次,我到烟酒蔬菜公司进货,发现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供货厅,大多不是无极当地人。他们拿出上千甚至上万的现款进货,一大车一大车的卷烟被运出去,而且他们批发的价

格远比我进货便宜。我与公司的人理论,得到的答复却很是敷衍:“你一次能进一车的货也享受优惠待遇。”这种答复让我的观念开始改变,我开始到处进货,本县公司、外地公司以及那些整车进货的大户,我都打交道,谁有我需要的货就从谁那里进,谁的卷烟便宜我就从谁那里批发。后来听说,石家庄市区的卷烟批发价比无极的便宜1分钱,品牌还多,我就骑着自行车赶了200多里路到石家庄市区批发回来一大批卷烟。随着私营杂货店慢慢多起来,为了多招揽顾客,很多店相互压价,大部分卷烟都是“啥价进啥价卖,还得搭个塑料袋”,但没有烟卖又不行,那样就少了人气,就不算个烟酒糖茶店了。

1987年,无极县烟草公司成立,我的进货渠道又转到了烟草公司。前一两年,烟草公司的供货与过去的烟酒蔬菜公司相比只是数量和品种数目有所增加,但还不够我卖的。我依旧到处进货,卷烟经营也还是赔本赚吆喝。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烟草公司开始送货上门。一开始是送货车运着一车烟挨家挨户地推销,要货就留下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我卖的卷烟品牌不多,而且价位也高,就不愿意通过烟草公司进货。

直到有一天,我在从外地“大户”那里进货回来的路上,被烟草的执法人员拦住了。他们给我讲了好多法律法规知识,我才明白,为了更好地控制烟叶生产质量、收购秩序和卷烟流通秩序,国家实行了烟草专卖制度,我只能从烟草公司进货。自那以后,烟草公司一直给我送货,我也发觉那些“大户”的货源不足了。

经过了几年的“随车叫卖式”的送货,2002年,烟草公司开始组织访销员到店里收集订单,次日再由送货车统一将卷烟送过来。我感觉这样比原先的规范,因为送货比以前规律了,可供的品种数量也比较透明了。

2004年,烟草公司开始用电话为我们订货。每周都会定时打来电话,询问我的要货计划,次日就送货过来了。原来的访销员改名叫客户经理,说是我们的“经纪人”,我觉得名副其实。他们告诉我应该订什么品牌、应该订多少,还经常教我怎么卖烟,我对烟草公司这种做法非常满意,我们的工作量小了,赚钱还多了。

最近两年,烟草公司又实行了网上订货,有什么烟、价位是多少,一目了然。我想要什么烟、想订多少,点几下鼠标就行了。

## 金叶余花香满楼

□ 吴钊

岁月,如同深蓝静谧的夜空,繁星闪烁,每一束晶莹剔透的光芒都是一个无法释怀的回忆。茫茫星海,一个又一个故事和人们流星一般从身边滑过,我伸手想去挽留住咫尺之遥的它,挽留那份纯真的梦幻,却发现,它却已在天际边回眸微笑……

1986年,竹山县烟草专卖局组建的翌年,我出生在那个简陋宁静的烟叶工作站。在这仅有两层小楼和一排红砖瓦房的小站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孩提时代。

每当夏末初秋,余热还未褪去,辛勤的烟农们就满背着金色的香料烟烟叶,翻山越岭来到小站拣叶分级,汗水洒在手中,滑落在叶脉间,那份对叶片的爱惜至今让我无法忘怀。桌子上堆着永远也写不完的发票与账本、窗外汗流浹背拥挤不堪的烟农和不远处打包机的阵阵轰鸣声,几乎成为了我对父亲工作的所有认识。

1998年前后,竹山县根据实地情况,裁撤了原先不适宜香料烟生长区域的烟叶站,并开始推广效益更高的烤烟,进行试点种植,父亲也随之被调往其他烟叶收购站开始新的任务,我也永远离开了这记忆之所。

炎热的八月天,回到故乡,我见到的依然是外公背着背篓上山岗去浇水灌溉、去采摘香料烟叶片,烈焰泼洒在大地上,腾起股股热浪,模糊了外公的身影。回家之后,外公会把烟叶用针线穿过叶梗,连成一起,再用那满是油腻的双手把叶片挂进用塑料薄膜搭建的小棚子里,看着它在阳光下慢慢变成片片金叶、变成希望。直到那年夏天,山谷间多起了一座矮矮的坟头。不远处,依然是那片碧绿的烟地,风儿吹过,叶片舞动着,静静的,似乎在等它的主人回来……

十年光阴,浮生若梦。2010年的盛夏,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希望,我来到兴山县这片美丽的土地,走上工作岗位。似乎命中注定这一生都要与烟草结下不解之缘,而这一次,却是如此之近、如此之深。

岁月,用时间织出了唯美的画卷,而现实,则是它最华彩的题注。在兴山县榛子乡的烟叶集中连片种植区域,茫茫烟田犹如一片叶海,伴着微风泛起阵阵绿色的波浪,此情此景,让我终身难忘。各种烟叶农机设备,从播种机、旋耕机、预检打包机到太阳能双源热泵烤房,更让我眼花缭乱,机械设备的轰鸣声,更让我眼花缭乱,让那个刀耕火种的年代永远成为了历史,而这一切似乎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抑或是一场亦真亦幻的梦境?

金色的十月,收获的季节,在兴山县南阳镇烟叶收购组烟叶仓库,烟农们开着自己的小货车来到烟站,从卸货到送检、到称重再到微机开票,有条不紊。眼前的一体化烟叶收购系统,让一切都在自然与轻快中进行。蓦然回首,我不能不回忆起幼时对烟叶所有的美好记忆。我想深深地赞美眼前的一切,可又苦苦地想留住那个纯朴的梦境,一瞬间,过去与今天交织在一起碰撞而出的声响,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底,更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为之奋斗的事业。

十余年的光景,十余年的故事,多少个无法忘记的夏日,那已是个一去不返的时代了。光阴,换来的是父亲鬓角的丝丝白发,换来的是外公在天国里的音容笑貌,换来的是那个从顽皮的孩提时代一路走入烟草行业的我。往事湮没在岁月中,我不知道是该追忆还是留恋。“啼莺散,余花乱”,今昔两茫茫,就让这一片叶海随记忆的浪花而去,香醉人间吧。